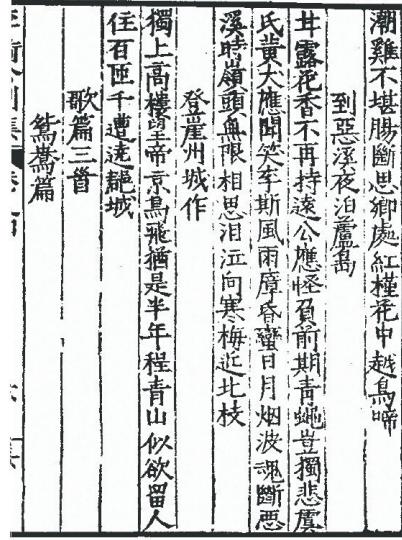




五公祠内李德裕雕像。资料图



李德裕《登崖州城作》。

唐代名相、“五公”之首李德裕

寓居崖州守“慎独”

■ 阮忠

海口“五公祠”名闻遐迩，“五公”首称李德裕，他是晚唐人，早于南宋“四公”李纲、李光、赵鼎、胡铨二百多年。

李德裕(787-850)，字文饶，赵州赞皇(今属河北)人，曾封卫国公，人称“卫公”。他素有壮志，虽不喜欢科举，但成年就志业有成。他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两度官至宰相，与朝臣李逢吉、牛僧孺等人失和，导致晚唐的朋党之争，后来牵连了李德裕。德裕历经宪宗至宣宗六朝，两次官至宰相，宣宗时罢相，出为东都留守等职，后又罢，大中元年(847)十二月贬潮州司马、司户，再贬崖州司户。大中三年(849)正月，从潮州抵海南崖州，当年十二月病逝崖州。李勃《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》明确地说，唐代崖州的旧址在府城东南三十里的龙塘镇珠崖岭上，并非现在的崖州。

李德裕少具文才，勤于著述，但在海南近一年流传下来的诗却不多。在为数不多的诗里，七绝《登崖州城作》为人关注：“独上高楼望帝京，鸟飞犹是半年程。青山似欲留人住，百匝千遭绕郡城。”他在诗中表白自己的孤独和对北归京城的向往，是身处海岛困境的心绪流露。海南岛和唐朝都城长安(今西安)两地相距遥远，他说鸟飞需要半年，以此比拟人行的不易。但返京的路在哪里呢？想留人住的青山层层环绕郡城，出门见山而不见路。后来，苏轼在《行琼儋间》里说自己“登高望中原，但见积水空。此生当安归，四顾真途穷”，心境和李德裕相似，不同的是李德裕说山阻无路，苏轼说水隔无路。

李德裕在崖州给旧友段成式写信，说自己到崖州后身体还好。邻居养了许多鸡，这些鸡常常飞进官府的驿舍，念及此，他调侃说我以后就做一个养鸡的老汉算了。他还给表弟姚懿写了三封信，说自己在海南身处大海之中，生活上“四无”：远离故土，虽有骨肉和平生旧知，但无音讯问候；身陷孤岛，无人体恤救助，家徒四壁，往往绝粮，终日苦饥，也许自己会活活饿死；十月底以来，身患重病，无医又无药，多次差点死去，只得顺其自然，此生恐怕再难与你相见。他还写了《祭韦相执谊文》，韦执谊在唐顺宗朝王叔文变法时官至宰相，变法失败后，唐宪宗把他贬到崖州，最后死在崖州。李德裕感叹韦执谊的命运，说自己临风敬吊，

愿与他的灵魂同游。

李德裕在海南留下的重要著作是《穷愁志》。它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始于他晚年贬潮州时，也有一些是到崖州后写的。苏轼的经学三书《易传》《书传》《论语说》，始作于被贬黄州时，他那时对文潞公(文彦博)说，已完成《易传》和《论语说》的初稿，想将已撰写的《论语说》托付给文潞公，以便久传。还对友人王定国说正着手写《书传》；贬惠州后，他继续《书传》的写作，最后在儋州完成《书传》和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的修订。苏轼63岁北归之际，多次对友人说自己在海南完成三书。按照苏轼的说法，李德裕的《穷愁志》结集在海南，也可以说它完成于海南。至于写《穷愁志》的动因，他

汉初的商洛四友，洁身养寿，兼有仁智。又如《三国论》说魏蜀吴三国的灭亡先后，不在于形势轻重、积累厚薄，而在于政归何人，当引以为戒，这暗寓了他对晚唐朝政的批评和自我的社会关怀。他的“论”与时事相关联，说德、说臣、说忠谏，说慎独等。

他在《慎独论》里说，士君子爱身防患，最要做得的是“慎独”。慎独是君子修身的重要方法，说一人独处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品行和名节，严格自律。这不是小事，因为唯有重名节，才能担当大任。“慎独”一语出自《礼记》，它的《大学》说君子诚心诚意，如此必定“慎独”，以德润身；《中庸》说隐微之事，别以为人不知而只有自己一人知道，因此应“慎独”而自我警醒。他自己“慎独”，



五公祠就是为纪念被贬至此的唐朝名士李德裕、宋朝名相李纲、宰相赵鼎、宋朝大文学家李光、胡途五位名臣而建的。资料图

自称是被贬后幽独不乐，没有人可以对话，于是读史以文抒发自己的感受，也算是与古人对话。李德裕以此解愁，他还说当时地处偏僻，无书可读，虽知多闻有益，终怀无书可读的遗憾。

《穷愁志》均为短章，分为“评史”和“论”两部分，“论”中的《冥数有报论》《周秦行纪论》，后人疑为伪作。李德裕借评史表明自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。譬如《夷齐论》说司马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中的伯夷和叔齐，历来被儒学之士视为仁义的楷模，误导了后人，二人廉洁，称不上仁义，不及秦末

正心修身，忠君报国。李德裕还在《豪侠论》里说，士要有道义正气，才能殉道不避死难；在《臣友论》里说，君择臣，士择友，应以患难为先，以患难为急，还讲了西汉周勃、周亚夫等人的故事。

李德裕被贬崖州时，拖家带口，传说他有后代留在海南岛。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亲自过问，想选择他的优秀裔孙着意培养，但李德裕的裔孙不愿离开海南。张之洞有电文过问是真，但李德裕是否有裔孙在海南以及这些裔孙是否化为了黎人，仍存争议。

桂香溢画苑

文博苑

■ 缪士毅

中秋前后，桂花盛开，艳溢香融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此时，翻阅名家画集，品赏画中的桂花，亦别有一番情趣。

桂花，亦称“木樨”“岩桂”“九里香”，原产于我国西南、中南地区，如今，其身影遍及大江南北，品种繁多，常见的有花色橙黄、娇艳绚丽、馨香十里的金桂；花色黄白、清姿雅质、花香飘远的银桂；花香清淡，“丹葩间绿叶，锦绣相叠重”的丹桂；花香黄白、香气最淡、四季开花的月桂等。每届花期来临，各种桂花竞艳争芳，银白丹红，香飘十里。

桂花是我国人民十分喜爱的传统名花之一，自古以来，一直把它作为崇高、友谊、爱情、美好的象征。战国时，韩、燕两国以桂花相赠，表示友好往来。在盛产桂花的少数民族地区，那里的民歌唱道：“一枝桂花一片心，桂花林中定终身。”云南的傣族欢度泼水节时，就用桂花将水拂到客人身上，以示吉祥。福建的古越人还将月桂编成“桂冠”，奉献给荣誉最高的人。在我国民间，称誉良好的子孙为桂子兰孙，视桂花树为长寿吉祥之物。“桂”谐音“贵”，民间将“桂花茶”视为嫁女的祈福茶，新春待客的吉祥茶。将“桂花糕”作为生日做寿的长寿糕。

明代画家沈周的《折桂图》立轴，纸本墨笔，纵114.5厘米，横36.1厘米，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。从画面看，所折的一枝桂枝上花蕊竟放，桂叶茂密。其创作源自“蟾宫折桂”典故，寄寓金榜题名。画的右上方有沈周所题的诗句：“江东八月有秋风，举子攀花望月中。此是词林旧根底，一枝新发状元红。”真可谓诗意映衬画意，诗画交融，别具意趣。

明代画家唐伯虎的《嫦娥执桂图》立轴，纸本设色，纵135.3厘米，横58.4厘米，现收藏于纽约大都会美术馆。从画面看，嫦娥呈伫立之姿，神态自然，婉约妩媚。嫦娥手持桂枝，似乎散发出怡人的桂香。画面右上方题：“广寒宫阙旧游时，弯鹤天香卷桂旗。自是嫦娥爱才子，桂花折与最高枝。”寥寥数语既道出了桂花不是凡物，又蕴含“蟾宫折桂”的意象。画作融工笔淡彩与重彩于一体，既有院体画的细致描绘，又具文人画的典雅风韵，嫦娥面部以白彩晕染，尽显面容娇美；衣纹线条流畅，裙带自然飘逸，如行云流水般，彰显了画家深厚的功底。

清末民初画家吴昌硕的《丹桂图》立轴，纸本设色，纵136厘米，横41.7厘米，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。从画面看，桂树主干直立，一横枝从右向左伸出，枝上桂花密缀，那藤黄色桂花与花青色枝叶相映衬，别具意境。画面以枯笔写枝，淡墨点叶，叶片用花青调和，花蕊以藤黄着色，清雅自然。画面左上方题诗曰：“画稿苦寒寂寥煤，正逢海上月初胎。木樨香否今休问，上乘禅真在酒杯。”为画面平添了几分诗意，让人遐思不已。



吴昌硕的《丹桂图》。资料图

丰子恺嗜蟹情深一往

■ 周惠斌

吃蟹，丰子恺却是长期戒的。

丰子恺一直记得父亲说过的那句话：“吃蟹是风雅的事。”因此，他在文章中也深情写道：“(吃蟹)不仅是味觉的享受，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。”凸显了他对美食的向往和对诗意生活的憧憬。

中年以后，丰子恺装了假牙，无法再咬蟹钳。寓居杭州时期，一次，女儿丰一吟陪他到王宝和酒店吃蟹酒，他只好让女儿替他咬开蟹钳。女儿问他，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蟹？丰子恺自嘲说：“口腹之欲，无可奈何啊！”并且不无感叹地表示：“单凭这一点，我就和弘一大师有天壤之别了。所以他能爬上三楼，而我只能待在二楼向三楼望望。”

1933年，丰子恺在故乡桐乡石门镇建造了缘缘堂后，经常和家人们围坐在一起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品蟹赏月。他们精细地剥着蟹肉，如同当年丰子恺小时候那样，将剥出来的肉积攒在蟹斗中，然后放入一点姜和

醋，搅拌均匀，作为下饭的佳肴。一顿蟹宴结束，丰家的墙壁上已然贴满了“蟹蝴蝶”——那些吃完的雄蟹的一对毛茸茸的大钳壳，经巧妙拼接，成了一只只精致、完美的“蝴蝶”，似在翩跹起舞。这样的场景，让孩子们充分领略了吃蟹的乐趣和情调，更让他们享受到这份美食带来的愉悦，并由此感悟生活的美好。

丰子恺爱蟹情切，不仅喜欢吃蟹，深情写蟹，感怀岁月静好，而且数度画蟹，寄寓众生平等的出世情怀。

1928年，为庆贺恩师李叔同(弘一法师)50寿辰，丰子恺开始接续创作《护生画集》。第一集中，有一幅《醉人与醉蟹》图，画中一人以酒为伴，自酌自饮，左上方题识：“肉食者鄙，不为仁人。况复饮酒，能令智昏。誓于今日，改过自新。长养悲心，成就慧身。”劝诫世人戒酒戒荤，莫要成为被人鄙夷的“肉食者”，蕴含了深刻的禅宗佛理。另一幅《生的扶

持》，丰子恺以水墨简笔，描绘了两只螃蟹伸出鳌足，合力相扶一只因失足而仰翻的螃蟹的场景，弘一法师配以文字“一蟹失足，二蟹扶持。物知慈悲，人何不如”。作品浅显易懂地展现了动物之间援手扶持的本能，借以鞭笞人类社会中的冷漠态度与暴力行径，表达了尊重生命、仁爱互助的主题。

此外，《倘使我是蟹》围绕唐代白居易《戒杀诗》中的“谁道群生性命微”句，通过拟人化的视角和黑白线条，描绘了农家“煮螃蟹”的生活场景：母亲掀起锅盖，查看螃蟹是否蒸熟；只见蟹脚被人为地紧紧束缚，螃蟹无辜地被蒸汽烹熟，而一旁的孩子仍在灶下不停地加柴……作品诗画交融，造型简洁凝练，在保留传统文人画意境的基础上，赋予了现代漫画的通俗性，引发了读者对生命处境的深刻反思，反映出丰子恺强调众生平等、呼吁戒杀护生的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。



丰子恺《醉人与醉蟹》弘一法师题书



丰子恺《生的扶持》弘一法师题书

文化
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